

# 试析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形态

## ——兼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度”

谢作栩

**摘 要:** 本文从探讨美、英、日、韩等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趋势、波动振幅等形态特征入手, 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办学条件, 讨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形态, 进而提出了今后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度”。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大众化; 道路; 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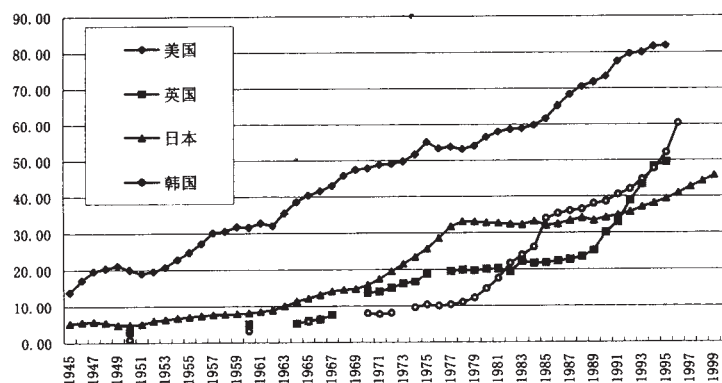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02)02-0033-04

1999 年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连续三年的大幅度扩大招生, 高等院校学生数从 1997 年的 607 万增至 2001 年的 1136 万, 扩大了约 1.9 倍, 其中, 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数翻了一番多,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由 8.84% 上升至约 14%。这几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扩大招生, 一举扭转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偏小的局面, 并将迈进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那么, 今后跨入大众教育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是否仍将保持这一扩招势头, 抑或有所降低? 2001 年 3 月, 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了“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 这适当的“度”又该如何确定? 本文试图从探讨美、英、日、韩等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趋势、波动周期和振幅等形态特征入手, 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办学条件, 讨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形态, 兼论规模扩张的“度”。

###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趋势

趋势, 一般是长期的, 是人们对事物的长期运动过程从头到尾所观测到的全部单个的点所构成的该事物长期发展轨道。人们根据某一事物从过去到现在的长期发展运动轨道可外推出该事物

图 1 美、英、日、韩国高等教育入学率(1945-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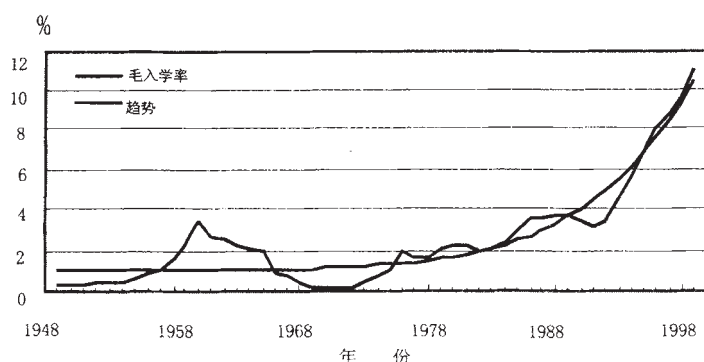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谢作栩, 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的未来发展趋向。20 世纪下半叶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和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阶段,并相继迈入或即将迈入普及高等教育阶段,其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趋势,详见图 1。

从图 1 来看,1945 年至 1995 年间,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道路在大众和普及阶段里,或曰在毛入学率处于 15% 至 80% 之间,仍是较长时期地平稳快速发展,在长达 50 年的时期里尚未出现“高原盘桓”的迹象。1950 年至 1995 年,英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曲线图,则以“慢—快—慢—快”的形状向上前方运动,这种“酝酿—快速扩张—整顿—再快速扩张”的曲折发展道路,与英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传统观念与革新思想的剧烈斗争中前进的这一特征不无关系。1945 年至 1999 年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曲线图,除了在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因日本政府为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进行控制高等教育规模、调整结构的政策导致出现盘桓外,均是呈快速向上攀升状态。总的说来,日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形态是与日本的经济态势密切相关的,在七八十年代的调整期之前有一个长达 30 年的快速发展期,之后也有一个迄今仍在快速发展的长达十几年的时期。20 世纪下半叶韩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快速,毛入学率超过了日、英两国,而且还超过法、德等发达国家。

总之,美、英、日、韩四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形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当毛入学率在 5% 至 10% 之间时,高等教育大众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且这个快速发展期会一直延续至毛入学率达到 80% 以上的普及教育阶段,在时间上长达三五十年。由此可见,今后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一个 30—50 年的快速发展期的机遇。近 50 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其发展趋势也说明了这一点,详见图 2。

图 2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其多项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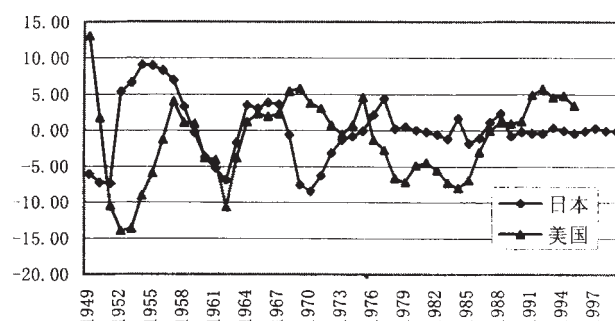


##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波动周期和幅度

周期是指事物长期或较长期的增长运动所历经的复苏—高涨—衰落—低谷—复苏这一周而复始的波状循环过程,一般是有规律性的,可测量的。振幅,是指每个波动周期内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上下波动的离差。简便、直观的方法是计算每个周期内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波动的“峰”“谷”之间的落差。若通过将高等教育实际毛入学率值减去毛入学率的多项式趋势值后所得到的毛入学率的多项式趋势的“残差(residual)”进行衡量,则更能说明振幅。图 3 则为 1949 年至 1999 年间美、日两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多项式趋势残差的相对值,即剔除了毛入学率基数大小的影响因素。其相对值基本上都在“ $\pm 10\%$ ”以内,比大众前高等教育的振幅要小的多。英、韩两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道路也是波动由烈趋缓。这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基数大小有一定的关系,基数小,允许波动的区间会大些,基数越大允许波动的区间会越小。可见,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第二个形态特征是:波动周期的振幅会随着毛入学率的增长,或曰大学生数基数日趋庞大而逐步变小。当然,高等教育

规模扩张中还会出现因外部因素的影响或内部结构的调整而出现短暂的盘整或微小的下跌。

图 3 美、日两国高等教育年入学率多项式趋势残差的相对值



从前面图 2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其趋势直观而言,可将 50 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波动状态简洁地概括为:以 1978 年改革开放为界,从“大起大落”型转向“平缓”型。若计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多项式趋势残差的相对值,那 1960 年为 68.19,1970 年为 -1738.14,改革开放之后,仍有高达 25.29 和低至 -41.65 的值。相对美、日两国而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波动幅度仍是大了。这波动幅度大了,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何影响?

回顾建国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的声浪中,卷入了超常规“大扩招”的发展轨道,1956 年、1958 年、1960 年的高校招生数分别为高中毕业生数的 120%、135% 和 112%,期间,连未毕业的高中二年级学生都招入高校,狂热程度,空前未有。<sup>①</sup>然而,过度的膨胀不仅无法持续,而且紧随其后的却是过度的收缩。1959 年至 1962 年,恰逢我国面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指数连年下跌,年均递减 9%,再也无法支撑那过度扩张的高等教育规模。于是,1961 年至 1963 年间,我国高等教育不得不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引下,进行了痛苦的压缩,3 年间全国关闭了 882 所高校(占 1960 年高校总数的 68%),让大批工农出身的学生、职员回到农村,才使过于庞大的高等教育与国民经济不堪重负的矛盾缓和下来,但已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元气大伤。从较长时期看,1952 年至 1978 年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学生数时而一年间猛增 50%,时而一年间聚降 58%,但平均年增长率仅为 5.93%,与同期 GDP 年均增长率 6.15% 基本相应。1978 年至 1997 年阶段,高等教育学生数虽然在个别年份也增长 20 几个百分点或下降 3 至 6 个百分点,但起落幅度趋缓,年均增长为 9.58%,与同期 GDP 年均增长 9.81% 也基本相应。这说明,从短期看,高等教育的扩招,似乎为决策者意志、青年上学愿望所左右,但从较长时期看,高等教育的扩招,终还是为经济因素所制约。而且前一个阶段,招生规模波动大,反而发展慢,而后一阶段,波动小,反而发展快。这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高等教育扩招的幅度要以可持续为准绳,不可持续的大幅度扩招必然导致大幅度的收缩,不仅欲速则不达,而且会给高等教育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近 3 年的高等教育扩招幅度是否“可持续”?表 1<sup>②</sup>可见,1999 年和 2000 年高等院校扩招幅度高达 30% 以上,招生数分别比同年的高校毕业生多 100 万、200 万。高校学生数也相应急剧膨胀,1999 年增长 15.5%、2000 年增长 26.6%,是这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 2-3 倍。此速度是否适当?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办学条件是否能够承受?根据 1996 年教育部颁布的《核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办学条件标准》来衡量,近年我国有相当数量的普通高等院校因扩招过快致使办学基本条件降至此《标准》之下。例如 2001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图书仅为 81 册与《标准》所规定的生均 160 册标准相去甚远,2000 年半数本科高校生均教学仪器值在 3874 元之下,与规定指标 4000—5000 元也有相当差距;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从 1997 年的 14 平方米下降至 2001 年的 10.9 平方米,相当多高校不达标。专科院校的办学条件标准要求较低,但也因扩招过快,有半数院校生均图书量、生均教学仪器值、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等办学基本条件均达不到“标准”。另外,普通高等学校师生比由 1997 年的 1:7.8 上升至 2001 年的 1:17.5 左右,其中有 60 多所院校师生比为 1:

20~38, 远高于 1997 年普通高中的师生比 (1:14), 也高于普通初中的师生比 (1:17), 教师负担沉重, 个别院校教师周课时甚至高达 40 节。<sup>③</sup>由此看来, 近年高等教育的扩招大大超过了高校师资队伍、教学仪器、图书、教学用房、学生宿舍 (包括学生公寓) 等办学基本条件的建设速度。这过快的扩张必然是牺牲质量为代价, 难怪有学者惊呼要谨防“大学教育中学化”<sup>④</sup>。因此, 高等教育年增 30% 的大扩招、或曰高等教育学生规模年增 15%~26% 的扩张, 远超过当今我国高校办学基本条件所能承受的程度, 是不可持续的, 应该适当调低扩大招生的幅度。

表 1 1998 年—2001 年高等院校招生数

年份	研究生(万)	增长(%)	本、专科生(万)	增长(%)	招生总数	增长(%)
1998	7.25	13.81	208.5	4.04	215.75	4.34
1999	9.22	21.38	275.45	32.11	284.67	31.94
2000	12.85	39.37	376.76	36.78	389.61	35.46
2001	16.7	29.96	440	16.8	456.7	18.44

### 三、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度”

那么, 跨入大众阶段后的中国高等教育适当扩招的幅度, 或曰“超前发展”的“度”又该如何确定?

从上述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形态的分析, 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是有“度”可寻的。上述的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近 50 年来高等教育学生规模的扩张均略快于经济的发展速度, 但两者基本相应。美国 1947 年至 1995 年高等教育学生数年均增长率为 3.8%, 略快于同期 GDP 的年均增长率 3.2%, 学生数与 GDP 指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0.97。日本、韩国高等教育学生数与 GDP 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8、0.99, 也呈高相关, 并且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也略快于 GDP 的增长率。另外, 这三个国家高等教育跨入大众化阶段之后, 其学生数年均增长幅度基本上是处于 0%~13% 之间,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年均增长幅度基本上处于 0%~10% 之间, 呈小幅波动的稳步快速发展态势。从建国 50 多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趋势来推测, 2010 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生数将达到 2390 万, 平均年均增长 8.8%,<sup>⑤</sup>与当今我国经济学家关于今后 10 年 GDP 年均增长 7%~8% 的发展目标基本相应并略快些。所以, 笔者认为, 今后 10 年, 我国高等教育学生规模扩张的“度”可确立为年均增长 5%~12%。在每年扩大招生的“度”, 则可根据此增幅进行推算。另外, 我国高等院校在 1999 年扩招 32.11%, 2000 年扩招 36.78%, 2001 年扩招 18% 的连续三年扩招之后, 教育部计划 2002 年高等学校扩招控制在 5%, 降低了增幅, 这是及时削去“大起”波峰的明智之举。但由于各省市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 此扩招计划极有可能被再次突破。因此, 还须有关部门颁布相应的法规、管理条例, 并建立招生宏观调控机制, 以确保扩招的适当的“度”。

注释:

①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 年)》,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23、229 页。

②教育部:《1997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载《中国教育报》, 1998 年 4 月 13 日, 第 2 版。

教育部:《199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载《中国教育报》, 2000 年 5 月 30 日, 第 2 版。

教育部:《200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载《中国教育报》, 2001 年 6 月 23 日, 第 2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建设司编:《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 1997》,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22、32、38 页。

部分数据来自教育部规划司。

③《中国教育报》, 2001 年 5 月 28 日。

④引自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卢乃桂教授于 2001 年 9 月 19 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与政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⑤谢作栩:《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版, 第 139—141 页。